

◆安庆地理

# 石库嘴

石子

位于皖河中下游地区的洪铺镇狮象把口,本就湖光山色,美不胜收,加之其东隅石库嘴曾是千年古埠与渡口,山水人文相得益彰,成为皖河之畔一颗亮丽的明珠。

洪镇河东圩堤往南的狮山脚下,有一屹立在路边的两米多高的大石头。这是一块自然裸露于地面的孤石,绉皮黑褐色,形似猫,故村民们称它为“叉猫石”,它既像一位忠诚卫士,日日夜夜守护在村口,又似一尊大神,静静地眺望着皖河水从对面的象鼻咀前流过,给人一种神秘感。

昔日灰头土脸、杂草丛生、零乱无序的村落,如今焕然一新,桅樯林立的河埠码头、船夫们弓身拉纤的身形、跳板上颤颤巍巍驮麻包的民夫、在成排的油桶和货堆中穿梭往来的独轮车……久远的浓浓的水乡码头气息扑面而来,让人迫不及待地想靠近。

文化墙边,有一残损的涵洞,匾额书“丰收闸”三字,碑文解释,1958年洪镇人民公社兴修水利,在狮象把口筑了一道叫“青年堤”的拦水坝,将泄洪闸取名为“丰收闸”,后来堤溃闸毁,村民将“丰收闸”石匾抬回了村里,从而保存了水利建设历史上的一件重要文物。

新建的村民“叙事长廊”旁边,陈设着一块石匾额,字迹模糊,细细辨识、考证,匾额为成语“燕翼贻谋”四字,系石库嘴大姓之一的徐氏迁石库始祖云峰公的次子恢鉴公所刻,至今约三百来年。“燕翼贻谋”出自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有声》:“武王岂不仕,诒厥孙谋,以燕翼子”。这句诗的意思是,武王不仅致力于国家的治理,还为子孙的未来进行周密的筹划,如同燕子展翅般为后代遮风挡雨。

石库嘴分前后两村落,在后村首有波浪纹衬底的文化景观墙,墙中间屹立着一旧一新两块碑,旧的是四角缺损的《修延外马桥记》残碑,新的是复原残碑的勘文碑,残碑系石库嘴程氏先祖性善在清康熙六十年(1721)捐资重建狮象把口外的“外马桥”时所立的记事碑。程性善确实如其名,是毕生行善

藕摊前早已围了几个人,大家一边仔细挑选着藕,一边兴致勃勃地讨论着。其实,这样水灵的藕才要三元一斤,实在无需太过费心挑选。人们纷纷对摊主喊道:“老板,拿个袋子,我要五斤!”“我要十斤!”“我也要十斤!”

卖藕的是一位五十来岁的朴实汉子,面对顾客们的热情,他黝黑的脸上露出既兴奋又尴尬的神情。原来,他竟没准备装藕的袋子。顾客们见状,纷纷笑着打趣:“没袋子怎么卖呀?我们可怎么拿回家呢?”汉子挠了挠头,羞涩地笑道:“我就挖了这

的大善人。民国《怀宁县志》卷二十记载:“程性善,字孟言,县学生,因葬亲失所,遂自怨艾,立簿记为功过格,每日言行虽细必书,积久不懈。卜地改扞,转祸为福。尤喜辑刻劝善诸书。捐置义山,以瘞暴露棺骸。购洲地若干亩,以作经费,修治道路,所造桥大小三十有六,为善之心老而弥笃。乾隆癸巳年八十有六无疾而终。”岁月沧桑,人去碑残,但石库嘴人为善之心仍可感知。

前村分徐家墩和程家墩,在两墩子之间的草坪上,建有一道船形“渡江纪念”景观墙,船尾的上方立有一座“五角星”石雕。1949年4月21日,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16军从安庆西一线渡江作战,在石库嘴徐名显家设立前线指挥所。石库村民积极支前,借船借门,不怕牺牲,勇当船工。部队专刻一块“五角星”石雕,以褒村民之贡献。

在“葫芦塘”小圆圈即葫芦形状的头南边,有一凸出地面几十公分高、如八仙桌子大小的石矾。在这不起眼之处,历史上发生过一起重要事件。1944年春,中共桐怀潜县委决定在百子山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,动员群众,铲除汉奸。时任百子山抗日游击队领导人姚奎甲带人在石



石库嘴风光 作者供图

库嘴伏击洪铺伪区长陈家弼,在村民协助下,将其成功活捉,并当即在“葫芦塘”石矾旁用石块将其处决。

石库嘴是一个有着革命传统的村庄。1965年,参加过渡江作战支前的村民徐菊芳长子徐名世,毅然放弃上大学,应征入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,奔赴炮火连天的援越抗美战场,荣立战功并提干,他是石库嘴历史上首个从军者。后来徐菊芳又相继将两个儿子送到海军和陆军部队,为国守疆戍边。一家三兄弟加入陆海空三军,且都成长为部队军官,留下广为传颂的佳话,徐菊芳成为名副其实的“拥军模范”。他们在将曾经居住的老屋翻建时,接受了镇里的建议,起名为“三军居”,即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个军种的军人居住过的屋子,与“五星景焕晏然四海,三士戎行忠许一家”的大门楹联,浑然一体。深受徐家人爱国情怀的影响,参军卫国已成为石库嘴人的风尚,一个30来户的小村庄有近20人人伍,其中徐姓家族从军的有15人。

石库嘴正在利用这片充满温情的岸边草原,推出一些特色游乐项目,今后,游客可以漫步于河岸,听候鸟欢鸣群歌,观远处山岚暮霭,感受水村仙境的灵气与秀美……

◆温情一刻

# 买藕

李爱荣

么点藕,想着哪用得着买袋子啊?”他那憨厚的模样,惹得众人忍俊不禁。

旁边卖甘蔗的男人递来一布袋子:“老姜,给,没袋子你这藕可咋卖呀?”卖藕的汉子感激地接过袋子,连忙开始给大家装藕、称藕。卖甘蔗的男人又热心地说道:“我帮你装吧。”藕很快

便被抢购一空。

我买了一袋藕,想了想,又买了一根甘蔗。神奇的是,接二连三地有人来买甘蔗,且几乎都是刚才买过藕的人。那天,大家品尝着清甜的甘蔗,嘴里弥漫着甜蜜,心里也满是温暖。卖藕的汉子笑了,卖甘蔗的男人也笑了,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笑了。

◆流年碎影

# 师徒情

史文彬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高中毕业后就被招工进厂。对于刚从学校走出来的学生来说,工厂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新奇。是一家三线战备厂,工作要求严谨,而开始学徒的我被分在要求极为严格的发电运行部门。

刚上班时发现整个厂里大都以师傅相称,很少听到什么科长、班长之类的称呼,连一把手陈厂长大家都一致叫陈师傅,被称为“师傅”的也颇有自豪感。后来得知,厂里的工人大都来自上海。上海是整个中国的制造业高地,上海制造的产品之所以能风靡全国,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背后有一批敬业的师傅们。在工业摇篮的上海,对师傅的推崇已是一种文化时尚,敬仰师傅就是对专业技术的崇尚,对自己职业的敬重,厂里以“师傅”为荣的氛围是上海师傅自身修养而成的。

我们从辅助岗位开始学习,班长带我拜师。我想象中的师傅应该是一位技术高超的年长者,而我的师傅是一位年轻帅气的小伙子,比我只大二三岁。签过“师徒合同”,师傅带我实地查看整个系统、了解每一个设备的名称、作用等,又递给我一本厚厚的“规程”,作为我的学习“课本”,我的学徒生涯就这样开始了。师傅初为人师,我初为人徒,彼此都很认真。一有空,师傅就拿起“规程”,考考这、问问那,在他的严格要求下,又有崇师尚艺的氛围感召,我很勤奋。师傅见我学得快,掌握得差不多,就让我第一个到科里专技那里通过考核,我也因此成为当年唯一一个春节期间留下来当班的学徒工,第一个拿到春节加班费。记得领加班费时,科长把我叫到办公室,很正式地对我说:因你还没有定级,加班费标准经开会商议,发给你4元,没意见吧?我知道做木匠的父亲一天工钱才是1.5元,自然高兴地签字领钱。

师傅名叫叶兆祥,倜傥帅气,着装时尚,留个大背头,很有几分《上海滩》里许文强的风采,几个徒弟私下叫他“强哥”。“强哥”和善、直爽、真诚,没有大城市人所谓的“精明”。我们这些从农村来的穷学生,刚进工厂,不免有些自卑,“强哥”有意带头在休闲时聊一些我们的强项——文化课内容,好让我们出点“风头”。我知道,师傅是在悄悄地鼓励我们、改变我们,让我们变得自信起来。

相处近一年,他因工作调动要回上海,临走时,向我道别,我把父亲给我打的一只没有上漆的床头柜作为礼品送给他。后来,我也因工作变动,调离运行岗位,但一直珍藏着这份师徒之情。

前些年我去上海,师傅知道后,邀请我去他家做客,在温馨的客厅里,我们喝着茶,回忆当年的师徒岁月,兴致满满。一旁的师娘被我俩畅谈的情绪感染,向我“爆料”说:“当年你送给兆祥的床头柜,搬了几次家,他都不肯扔,一直留着。”这句话,让我久久说不出话来。

晚餐时分,师傅特意请来他的两位师傅,席间,我第一次见证叶师傅对自己恩师的尊重和与他们师徒情谊。男人感动男人,往往是地震似的,师徒三代,话新叙旧,不亦乐乎!临别时,师傅送我一支很精制的钢笔,看得出,这是他特意为我而备,鼓励我写好文章,配得上自己的职业。